

古诗词里燕归来

◎ 刘明礼



每当春回大地，燕子翩跹归来，让人激动不已，更撩拨着无数文人墨客的心弦。

江南春早。唐人刘禹锡站在金陵的乌衣巷口，看斜阳草树、寻常巷陌。忽然，几只燕子从眼前掠过，让他吟出那首千古绝唱：“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燕子还是那些燕子，春来秋往，岁岁如约，可人间早已换了天地，这小小的生灵成了历史最冷静的见证者。它们不为富贵停留，不为衰败离弃。那穿越百年的燕影里，藏着多少繁华落幕后的苍凉？

北宋晏殊在汴京的小园香径独自徘徊，忽然听见时光流淌的声音：“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花落了，燕归了，这一去一归之间，藏着多少人生况味！花的凋零是那样决绝，任你如何惋惜，它终要化作春泥；而燕子的归来，却带着某种温暖的承诺。是啊，虽然物是人非，但总有些东西会如期而至。诗人从似曾相识的燕子身上，感悟到世事的无常与恒常，体味着生命循环的深意。

唐代杜甫在成都草堂水畔看到的燕子，充满生机盎然的野趣：“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两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细雨蒙蒙时，鱼儿跃出水面；微风拂过处，燕子侧身斜飞。没有宏大叙事，只有对生命瞬间的细腻捕捉。诗人的心是那样静，静得能听见雨丝融入江水的声音，能看见燕子翅膀上抖落的微光。在这幅画卷里，燕子不再是象征符号，而是自然本身。它们与鱼、花、雨、风共同构成一个完整鲜活的春的世界。

同样的微雨，在宋人晏几道笔下，却化作无边孤寂的底色：“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人独立，燕双飞，这对比，强烈到让人心头一颤。落花时节，诗人独自站在雨中，看燕子成双成对掠过檐角。那些燕子可知道，它们的比翼齐飞，映衬着人间多少形单影只？春雨如丝，织成一张回忆的网，网住了初见时的心字罗衣，网住了琵琶弦上的相思曲。而燕子年年归来，明月夜夜升起，曾经的人却如彩云般飘散无踪。微雨中春燕双飞，让诗人不禁感叹人间的离别与缺憾。

春深时节，有些燕子却迟迟未归。唐代戴叔伦在苏溪亭畔倚栏远望，心中的等待化作烟雨迷蒙的诗行：“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燕子不归，春天便显得不完整，那汀洲上的烟雨，那杏花上的寒意，都因燕子的缺席而带上了一丝凄清。诗人的等待是双重的，等燕子，也等那个“谁倚东风十二阑”的人。

燕子年年来来去，诗词代代相传。它们带着春天的温度，带着古人注视过的目光，带着岁月无法磨灭的诗意，在中国文化的血脉里，永远生生不息。

今天看什么

以善意待生灵，以敬畏护自然——《重返·狼群》观后感

◎ 许兵

2月19日，大年初三，4K修复版纪录片《重返·狼群》重映，不少家长带孩子观看了该片。影片真实记录了女画家李微漪、职业摄影师亦风与狼王遗孤格林之间始于救赎、终于放手的深情羁绊。这部全程实拍的影片，在展现草原狼的生命坚韧之余，为每位观众尤其是未成年观众进行了一次难得的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和生命教育。

地处四川省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原，风裹挟着血腥气扑来时，李微漪、亦风的靴子踏过盗猎者留下的钢丝陷阱，发现蜷缩在狼洞中的小狼崽。李微漪将它取名为格林，并带回成都的家，用注射器细心喂奶，把它当作至亲家人陪伴。在城市，格林渐渐长大，它会依偎在李微漪脚边撒娇，会安静陪伴她作画，会像孩童般调皮捣蛋，跨越物种的温情在朝夕相伴中悄然生长。

李微漪始终清醒认识到，格林是属于草原的狼，而非养在城市的宠物。随着日渐成长，狼的天性在格林的血脉中苏醒：它对着夜空长嚎，是对自由原野的本能向往；它在小区、公园里奔跑追逐，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本能；它在狭小房间里焦躁踱步，眼神里满是对广阔天地的渴望。李微漪深知，人类的怀抱再温暖，也装不下狼的野性；城市的房屋再舒适，也不是格林真正的归宿。狼的家园是茫茫草原，是皑皑雪山，是能肆意奔跑、遵从天性的自然荒野。

为让格林重返狼群，李微漪和亦风毅然踏上艰难的放归之路。他们带着格林回到若尔盖草原，教它学习野外生存技能，比如捕捉猎物、躲避危险，陪着它穿越风雪、翻越山峦。严寒、孤独、险境接踵而至，两人一狼却彼此守护，不离不弃。影片中，格林为保护李微漪，会勇敢地对着牧民的藏獒咆哮；为融入狼群，它放下戒备一次次试探。这些真实画面，彻底打破观众对狼



竹翼飞扬向晴空——评儿童小说《竹蜻蜓》

◎ 宋子闰

编者按

湖南儿童文学作家邓湘子创作的抗战主题图书“芷江童年系列”2025年7月出版，包括《熄灯号》《白蜡烛》《竹蜻蜓》三册。这套作品以湘西山村、芷江机场为背景，将少年成长轨迹与战火硝烟交织，通过儿童视角诠释抗战精神。前两期《好书推荐》介绍了《熄灯号》《白蜡烛》，本期《好书推荐》介绍《竹蜻蜓》。

《竹蜻蜓》围绕篾匠学徒春根与流浪儿黑籽的相遇相守，书写了一段战火中的暖心故事。春根师父削制的竹蜻蜓，不仅是一个玩具，也是一份慰藉。匠人们夜以继日赶做的竹飞机，既是军需物品，更是抗战希望。

故事的开端，是带父亲亡魂回家的春根偶遇黑籽。黑籽因敌机轰炸而失去至亲，亦失去听力。他的沉默不仅是生理性的失聪，更是心理性的失语。或许当苦难超出孩子所能承载的限度，沉默便成为唯一的庇护所。春根也承受着丧父之痛，但他乐观坚强，带着黑籽回到了师父家中。

师父亲手做的竹蜻蜓，不仅是能旋转腾空的玩具，也是黑籽最温柔的精神抚慰。当竹蜻蜓在掌心

一搓飞向空中时，黑籽眼中重现了光芒。这体现出《竹蜻蜓》的叙事智慧，没有正面描摹战争轰炸的血腥，而是呈现一个被战争摧残的孩子如何重新学会微笑，如何接纳陌生人的善意，如何将一只竹蜻蜓视为新生活的象征。这种对战争的侧面书写，更凸显出人性的光明和坚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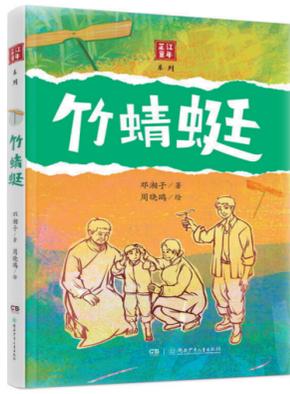
小说还有一个精妙的叙事设计，就是竹蜻蜓与竹飞机构成奇妙的呼应关系。送竹蜻蜓、玩竹蜻蜓、寻找竹蜻蜓，是小说前半段的重要线索，推动着故事发展。制作竹飞机是小说后半段的重要内容，凸显了抗战主题。竹蜻蜓是治愈一个孩子的手工作品，竹飞机是保卫一方领空的军用物资。两者出自同一双手，源自同一种工艺，却承载着不同的使命。作者创新性地将传统手工艺融入战争题材创作，构建了战争阴霾与传统工匠的双重叙事空间，通过孩子与篾匠的互动，勾勒出民间技艺承载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图谱。

作者曾实地走访小说中涉及的历史现场。这种对历史细节的虔诚，使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抗战叙事，抵达了更为深沉的精神追问。在《竹蜻蜓》中，这一追问凝结为“回家”二字。黑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敌机轰炸夺走了他的亲人，也剥夺了他的来处。让黑籽重新找到精神归宿的，是竹蜻蜓所象征的那份被珍视、被懂得的情感。当黑籽收到专门

的礼物竹蜻蜓时，当师父一家把他视若己出时，当他在病房里依然握着那只竹蜻蜓时，他不再是可怜的流浪儿，而是有家庇护的孩子。

小说结尾，黑籽带着他心爱的竹蜻蜓迎来了新生活。这只竹蜻蜓，见证了他如何从被战争吞噬心灵，到渐渐被爱心修复心灵的过程。黑籽所经历的“回家”，既是个体命运的圆满，也隐喻着民族创伤的愈合。篾匠师傅们精心制作竹飞机，是为了支援抗战，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家园。守住家园，才有家可回，竹飞机承载了“回家”的希望。

以竹为翼报家国，竹翼飞扬向晴空。有人说：“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春根与黑籽以及那些匠人们，用战火中依然澄澈坚强的心灵，用那只轻盈的竹蜻蜓与数架逼真的竹飞机，生动诠释了这句话。



读书朋友圈

岁月书香，不负梦想

◎ 樊树林

“夜是黑色的，但梦想是彩色的……”这是我年少时读过的一句诗。光阴荏苒，这句话，陪伴我度过了一个个不眠的夜晚。

“家有钱财万贯，不如一卷书香。”小时候，家境拮据，父亲常用这句话教育我们兄弟姐妹。记忆里，父亲在村里的医疗所工作。和许多普通百姓一样，他殷切希望我这个长子能多读些书，将来子承父业。于是，在我上学之前，父亲便对我进行启蒙教育。在他的熏陶和教导下，《药性赋》《汤头歌》《脉诀》等拗口的歌诀，我背得滚瓜烂熟。长大后，我终究辜负了老人家的一片心意，没有像父亲那样“悬壶济世”，但我始终眷恋那段时光——正是童年的诵读，培养了我对读书的兴趣，也为我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

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岁月里，我能接触到的书少得可怜。上小学时，除了课本和几本连环画，几乎见不到像样的课外书。12岁那年，邻居家一位在云南

当兵的叔叔回乡探亲，箱子里捎来几本书，其中就有我梦寐以求的《铁道游击队》。我一见便爱不释手，死缠着叔叔借书。他最终答应，只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就要带回部队。我暗自窃喜，抱着心爱的书夜以继日地读了起来，囫圇吞枣般把700多页的《铁道游击队》读完了。那时虽不求甚解，可书中刘洪、李正等人物形象，却清晰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崇拜书中英雄，更对写出这本书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没有作者，谁能让这些英雄家喻户晓呢？想到这里，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我也要努力成为一个写书的人。从那以后，我便做起了这样的梦。上初中时，每逢作文课，我都格外兴奋。尽管文笔稚嫩，我的作文却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有几次还登上了学校的黑板报。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题为《邻里之间》的文章，语文老师鼓励我向杂志社投稿。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反

复修改，认真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投给了当时的《少年文艺》。可焦急等待了半年，终究没有回音，心里满是失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没向报刊投过稿。

真正让我的文字变成铅字，是在参加工作后。那时我在乡下一所学校教书，恰逢某报举办征文，其中一期主题是“我看央视《焦点访谈》”。我用一个晚上写成一稿，第二天便寄了出去。没想到半个多月后，文章竟然刊登了。这篇杂谈是我人生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重新点燃了我的信心。接下来，无论酷暑盛夏还是寒冬飞雪，每到深夜，我便钻进自己的小屋，用笔精心描摹心情，再把文字无比虔诚地寄往大江南北。

从“鲜衣怒马少年时”到现在，我发表的文章不算多，可我从未失望，从未放弃梦想。揣着梦想上路，一辈子都不会孤单；揣着梦想上路，再黑的夜，也是彩色的；再冷的夜，也会变得温暖。

《熊出没》连续上映12年

中国动画片不只给孩子带来欢乐

◎ 李清

满足青少年对冒险与新鲜感的追求。欢笑之外，影片暗藏满满的成长养分，教会孩子正视自身不足，像熊大一样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明白平凡的力量也能创造奇迹，传递团结协作的意义。

影片融入年俗文化，在趣味剧情中让孩子们了解传统年味，培养文化认同感。踩高跷、英歌舞、舞龙舞狮等非遗民俗被融入剧情，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元素，为作品增加了文化厚度。

中国动画片不断展现创新力量

《熊出没》系列动画片的再次成功，是中国动画片年年出新、岁岁进阶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代表，《姜子牙》《白蛇：缘起》《长安三万里》等不断涌现的佳作，集中展现了国产动画片在题材、技术、文化表达上的持续突破，从票房口碑双丰收到海外传播日益广泛，充分体现出创新的力量。

过去，国产动画片长期被“低龄化”“同质化”标签困扰，受众圈层窄，国际影响力不足。而如今，《哪吒》系列作品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现代精神重构经典神话，《长安三万里》用诗意画面串联起唐诗文化脉络，《熊出没·年年有熊》对年兽传说焕新演绎，都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彰显出文化IP的巨大创新潜力。

从画面质感、角色建模到场景特效，技术的不断进步让创作者的想象力得以充分落地。水墨国风、东方奇幻等美学表达精彩呈现，中国动画片的独特风格正在形成。新一代中国动画人兼具文化自信与国际视野，既扎根传统不愿盲从，又勇于突破不惧挑战，不断推动作品在多个层面创新。国产动画片形成“技术本土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双向突破，融合东方哲思与工业品质，甚至为全球动画提供了创作范式。

中国外文书局解读书业国际部制片人刘元提出，要抓住青少年的注意力，就要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方式和问题；以他们愿意接受的方式讲好故事。国产动画片能在青少年受众领域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在于精

准契合了青少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偏好。创作者摒弃低幼化的叙事窠臼，贴合青少年成长困境与自我觉醒需求，同时用现代视角译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国风美学与酷炫特效结合，兼顾趣味性与文化深度。这种“懂青少年、伴青少年成长”的创作理念，正是其突破的关键所在。

用更多优秀作品提升青少年文化认同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面向青少年的优秀动画影视作品，是陪伴他们成长的重要精神载体，能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优秀动画片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将诗词典故、传统技艺、民族精神融入生动的剧情与角色中，能让青少年在观影过程中感受文化的魅力，潜移默化地增强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从近年来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动画片的持续出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摆脱了静态展示，通过年轻化、趣味化的表达，让神话、非遗、传统价值观获得新一代受众的接纳认同，实现了文化基因的活态传承。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指出，动画影视作品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先锋。毫无疑问，兼具东方底蕴与现代审美的动画影视作品，能向世界生动传递中国故事与中国精神，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行业专家指出，精品动画片应构建东方叙事、中式审美，兼具人文关怀与现实隐喻，成为推动国产动画片高质量发展的标杆。《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动画片的成功，是中国动画人坚守与创新的成果，也是国产动画片的未来方向。

相信未来将有更多的动画人以文化为根积极创新，在传承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让中国动画片不仅成为家庭团聚时的欢乐陪伴，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文化认同的种子，更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闪亮名片。

（作者为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2月24日9时，2026年春节档总票房57.52亿元，观影人次1.2亿。其中，《熊出没·年年有熊》票房超7亿元。《熊出没》系列动画电影已连续上映12年。每到春节，熊大、熊二和光头强如约而至，观看《熊出没》已成为许多中国家庭的“新年俗”。

《年年有熊》让孩子在欢笑中成长

《熊出没·年年有熊》讲述熊强三人组的一次奇幻守护之旅。熊大、熊二与光头强意外邂逅年兽“年年”，被赋予五行神力。急于证明自己的熊大被反派利用，不慎踏入陷阱，导致年关城封印“煞”的结界破碎，人间年味消散，危机四伏。为弥补过错，三人闯入年关城，与年兽“年年”、守护少女凌霄组队，踏上收集年味能量、对抗“煞”的征途。最终，众人汇聚温情力量，联手封印“煞”，年关城与人间重归祥和，年味得以回归。

在叙事表达上，《熊出没·年年有熊》跳出过去的冒险题材框架，以年兽传说、年关文化为基底，重新探讨“年”的文化意义，升级为文化寓言。影片前半段延续系列动画的喜剧基因，让孩子们笑得开怀，中段剧情急转直下，紧张感逐步升级，后半段通过热血战斗与情感升华，将主题推向高潮。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表示，《熊出没·年年有熊》把中国年的传说与习俗、“年年岁岁”的寓意等融入其中，将神话、奇幻、科幻与现实相连接，在故事中融入成长、教育、人性等主题，并利用完成度极高的视觉和动态呈现扩大观众群，实现更广范围的合家欢。

这部作品无疑精准贴合了青少年兴趣：神力设定酷炫，冒险充满惊喜，搞笑“名场面”频出，既保留系列作品一贯的轻松诙谐，又新增与年俗相关的奇幻设定，